

就找到了自己的寶藏，而且他毫不停留，努力地挖掘著他渴望的知識。

一直到大一下學期快結束時，同班同學爲了寫報告而邀他共同前往尋找資料，林敏生這才知道一般法政叢書收集的法學院圖書館座落何處。

林敏生日文基礎的厚實，除了他喜歡用日文思考、談話以外，也紮根於他對文學書籍的熱愛。

## 之五：求學歷程

因爲興趣太廣泛了，老實說，林敏生完全不是典型的用功學生。他總是考期在即才開始K書，而令其他兄弟姊妹奇怪的是，無論高空低空，他總是安然飛過。

從幼稚園到小學四年級，他在父母親的安排下，進入了主要爲日本人設立的「大正幼稚園」及「壽小學校」。那時一般台灣人根本沒有讓孩子上幼稚園的觀念，而小學則大多就讀以台灣人爲主的「公學校」。

林敏生從出生以來，就在日語的環境中學習、成長。他的國家就是日本國，他的領袖就是日本天皇，對於這些，從來沒有人教他懷疑過。

日本對台灣殖民地的第二代皇民化政策，可以說是十分成功。

然後，局勢變化了，大人們低聲議論紛紛。

美軍的戰鬥機開始轟炸台灣，人們經過了幾次實地操練，早知道警報聲響時該往何處逃。四

處出現了斷垣殘壁及受傷掛彩的人們。學校停了課，空氣中佈滿了煙硝味。

然後，光復了。

孩子們又回到了學校，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九月，林敏生小學五年級。從今以後的國語是一種有四種聲調的北京話，說的時候得捲著舌頭。

學校裏師生一時之間沒有人可以適應。他們暫時先以台灣話上三字經：人之初、性本善、性相近……為了學此，林敏生跑到外公那兒，以日、台兩種語言硬補了一番；而以日文上數學課的林敏生，現在的「雞兔同籠」在當時叫「鵝龜算」，就是那時學來的。

日本人全撤走了，林敏生原來的老師、同學也走了。現在他四周的同學叫日本人「四腳仔」，林敏生這種來自日本學校的台灣人叫「三腳仔」。他們大多用台語交談，林敏生的家庭在光復前完全以日語生活，他只偶爾聽到母親與阿姨們交談時用台語。原本使用日語流利又習慣的他，五年級的這一年過得很難受。

他並不喜歡這個新環境，還好他通過了跳級考試，以五年級小學生的年齡，直接進入了建國中學初中部就讀。這場競試在他所就讀的太平國小只有二名學生通過測驗，其中一名就是他。

林敏生心中難掩「小小的得意」，他說。但更令他興奮的是，父親給他買了輛腳踏車當交通工具，雖然那時的車子都沒有內胎，整個車輪都是橡皮圈，騎在路上震動得十分厲害，根本就沒有避震系統可言，但他還是得意的騎著愛車到處跑。

當時的建中是由日本時期的第一、三、四中級學校合組而成，因為其與二中均爭第一的名號，相持不下，妥協結果一個叫建國，另一叫成功。而女子中學方面，一、二、四高女合組為一女中，三高女則成為二女中。

初中生活，他過得比小學五年級自在。這裏的學生素質好，日文溝通容易，他又愉快地過了這段歲月。三年後，當初建中招考進來的八名跳級生，只有他一人順利畢業。

他記得在初三時，正是一九四九年，國民政府來台後，從大陸來了很多轉學生，北京話漸漸開始風行了。在這之前實在沒人會說普通話。林敏生發現，這批學生通常不太愛運動。

考高中時，他自恃自己是建中初中部出身，考上高中部應該沒有問題，於是幾乎沒有準備就上場應試。結果考題中問及中國文學家和部分中國地理，林敏生想都沒想過，當然是不會作答。

考完後，父親問他：「考得如何？」他誠實地搖頭回答說：「不好！」居然遭到父親一巴掌打落下來。

放榜時，他完全沒興緻去看榜，大哥邀他同去，兩人騎著腳踏車前往，在榜單前看到人頭鑽動。林敏生閃到一旁，還是大哥擠進去幫他看，瞧他再度出現時臉上興奮的神色，任誰都猜得出結果：「嘿！你上了！」

林敏生當然高興不已，只是覺得自己真是白白地挨了那一巴掌。

他被分在成績較差的E班，但是這個班上學生的運動神經都很好，這在他簡直如魚得水。學

校的所有運動比賽他都瞭若指掌。

那時建中有一名姓楊的「名師」，高一教三角，高二教化學，教學嚴厲，很會當人，捉作弊尤其抓得凶，學生們私下稱其「楊三角」。林敏生高二化學的期中考考得不好，期末再拚也只達到了可以補考的成績，當時全班有八人需要補考，他心想他這一次真的完蛋了，沒過準會被父親狠狠修理一頓。結果一考完，楊三角立刻趕來改考卷，打掃教師休息室的同學眼尖，成績還沒公佈前就通報了林敏生：「八個人，只有一個過喲！就是你。」

一直到高三，他才好好地收心準備大學考試。他的大哥永生由建中考入台大農經系，二姊雪貞從一女中進入中興大學，大姊雪枝則從日據時代的一高女畢業後即任教小學，林敏生在這種家庭風氣影響下，表現不能太差，而家人則希望他能考上醫科。

成績公布了，林敏生僅成了備取者，台大醫學系如此熱門，備取眼看是無望了。二姊半開玩笑地建議他：「你喜歡講話又好打抱不平，唸法律系最好！」

他就這樣一脚踏進了這個殿堂，成了台大法律系的新生。姊夫送他一套日本「岩波」出版社在戰前出版的法律大辭典，共有四大冊。這套書成了他形成法學概念的重要工具。

大一時的民法總則由梅仲協教授擔任，這位名教授的聲音宏亮，但林敏生卻無法了解他所說的內容。大學四年中唯一的一次補考，就是這科。

這四年中，他印象深刻的老師分別是薩孟武的政治學、韓忠謨的刑法、彭明敏的國際公法、

王伯琦的債編總論以及陳樸生的刑事訴訟法。他現在仍記得彭明敏舉止瀟灑，而陳樸生所教的刑事訴訟猶如在教數學一般，體系十分清楚。

在大二時，他選修了英文法學名著選讀，那是由翟楚教授所教，採用美國哈佛大學校長所著的課本。第一天上課時有十七、八人，到了學期末只剩下三人。林敏生一年下來一堂課都沒翹，他覺得興趣盎然，雖然那份教材很難，他唸得一知半解。

這件事對他來說意義重大，相對於其他科系，法律系接觸外語的機會十分少，很多人自入系後即不再碰外文，林敏生有此法學英文的基礎，對未來的事業有相當大的幫助。

大四的學生規定須有二萬字的論文，或四萬字的譯文才能畢業，林敏生請韓忠謨教授擔任其指導老師。當時韓教授正從美國回來，帶回一份其參加聯合國會議中，秘書處所提供的少年犯罪預防報告，共一百多頁，由林敏生與陳耀奇共同合作，各翻五十餘頁。

林敏生這才發現，看得懂英文是一回事，但要他以中文翻譯出來又是另一回事。日文是他熟悉的，但中文卻是中學以後才接觸的，在那個時候，他還不能夠使用得十分流暢。

他試翻了一頁英文，結果卻寫了好幾頁中文。他請大哥幫忙看看，大哥一邊看一邊搖頭：「不太看得懂，」大哥說。林敏生心知不妙，這是一場英文與中文的競試，無論那一種語言，對他都是新的挑戰。他一有問題便往韓教授家跑，令他訝異的是，不論任何時間，韓教授都一定在家看書，他真是位不折不扣的典型學者，他心裏想。

人的通常反應，尤其在形成意念時，必以母語爲媒介，解釋讓自己明白後，有需要的話，再譯成其他語文。林敏生的母語是日文，他當然是藉由日文讓自己了解各種法學名詞及概念後，再翻成當時的國語——中文。那個時候，中文的法學參考書並不多，通常只有老師上課用的講義，同學們都將之裝訂成冊用來應付考試。林敏生的求學過程是先看中文講義，再去翻那套日文的法律大辭典，他很喜歡從這兩種不同的語文中比較法學解釋上的差異。

他對刑法很有興趣，尤其是主觀論與客觀論對同一法條的兩面論戰，令他十分入迷。爲了這個，他還到當時衡陽路的三省堂去買了牧野英一、小野清一郎的刑法總論回來研究，在當學生時，他比較傾向於支持他認爲較「羅曼蒂克」的主觀論。直到當了幾年律師後，他才發現管理及實際的重要性，而漸漸轉而支持客觀論。

從大一漫不經心地沈迷於西洋文學之後，大二、大三時期，林敏生完全浸淫在研究法學的快樂中。到現在他還保有當年所唸的各種書籍，例如鳩山秀夫的誠信原則、上野正吉的法醫學等等。

到了大四的下學期中，他發現寫論文的同學們抄寫大多已完工，只有他逐字翻譯，還剩下好大一疊原文。算算中文，他已譯了五萬多字，早已超過了畢業譯文應有的四萬字，看看大部分的同學們都已著手準備高考，他心頭也不得不著急，於是向韓教授提出停止翻譯的請求。

韓教授不准。

他認爲高考隨時可考，但這件譯文卻必須有始有終的完成它。林敏生年少氣盛，他臉色鐵青

的向老師抗議。

韓教授答應教他，要林敏生一週去訪他三次，他口述，林敏生筆記。韓教授的中文何其好，這一整年下來拜他之賜，林敏生的中文有了長足的進步。當然，在林敏生與韓教授之間，除了師生恩情外，又多了一份別人不可取代的友誼。

終於，在謝師宴前一週的五月底，林敏生受韓教授之助，完成了十二萬字的譯文。他覺得好輕鬆，帶著一顆愉快的心情去謝師，為他法律系大學四年的生活畫上了完美的句點。

## 之六：球迷人生

林敏生和他的大哥各有所好，而其所好程度均近「癡迷」，大哥林永生愛看電影，一年可以看到上百場之譜；他不光看而已，自己還仿效當時報端的影評專欄，寫了一本影評集，每部電影還有星級標準呢！

而林敏生則是個運動迷，他對於體能方面的競技，總是傾全力去關注，還對自己在這方面瞭若指掌的熟悉而感到相當得意！

當他唸建中初中部時，台灣其實並沒有多少全國性的運動比賽，因為戰後的民間生活尚未達到富裕水平，政府更無暇關照民間娛樂，因此較為簡便的球類運動便被推出來應應景，而人民也十分滿足的迷戀捧場。